

中國家譜資料選編

6



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·文獻叢刊

詩文卷中

梁穎整理

入蜀省親圖題詠

方薰等

謹按：先本生高祖藥房公緣事胥靡蜀中，歷三十八年。曾祖薌圃公入蜀省親，方蘭墅先生爲作水陸兩圖，武進趙味辛先生作序送之。序文刊入《傳志錄》。同人題詠靡不推重孝子之行。迨歸，復屬蘭墅先生繪歸裝圖，抵家慰母。江都焦理堂先生所作記尤沉摯。之榛謹識

方 薰

朱子仲嘉省覲入蜀，余已繪圖贈之矣。閱趙子暎川所爲文并詩，則余不能無辭，乃復吮毫作歌，書其紙尾云。

蜀山高兮蜀水深，梯天之難兮從古今。黃牛白馬波屢折，白鹽赤甲歸千尋。燭龍迴照日色薄，織阿不到蟾光沉。林煙嵐氣錯昏晝，巖磔石壁霾羣陰。君家老翁久留滯，骨肉兩地情何任。去時君幼今已壯，一十八載縈寸心。白華奉母見君志，把卷願做書中蟬。臨風憶父轉愁思，螢窗涕泗雙涔涔。嘗從夢寐見顏色，一夜離恨生秋衾。今冬告母獨長往，陸從鳥道舟巴瀾。臨別叮嚀煩再四，有淚且莫沾衣襟。征衣不少慈母意，密密線縷縫宵鍼。況茲歲晏風力峭，吳綿濕透嚴寒侵。望雲犯雪向前路，別恨乃復牽朋簪。我欲從之躡嵐嶽，手披浮雲捫曉參。題詩欲招杜陵叟，共聽山水流清音。路長翻短不可臨，嗟乎我亦無巢禽。窮猿哀鳴挂脩棧，瘦馬登頓迴空林。風餐水宿歷險阻，外無所憚中由忱。畫圖注目轉惆悵，深杯絮語分餘斟。買驢早發錢江水，杜鵑啼春紅滿岑。遲君從父還故國，蘭陔日暖華森樛。君家骨肉會有日，悽然誰聽孤兒吟。

趙懷玉

生兒別父十八載，蜀道如天那畏難。豈爲朋交怨離曠，好將書札報平安。星河夜艇穿三峽，風雪朝鞍走七盤。知爾中宵有歸夢，北堂清淚未曾乾。

憶去歲三月，薌圃大兄以入蜀省親圖索贈長歌。余賦此奉題。旋因先慈疾作，未及錄冊。九月初，痛遭大故，數蒙慰唁。兄言歲暮將有入蜀之行，乃未幾，而忽溘逝。鮮民之生重以寢門外之痛，長君珍孫屬余擇地。余於小西溪先人墓北二里之帷圩爲君卜吉，將以十月十三日葬。披圖並記，不自禁其揮淚如雨也已。

張 誠

白雲茫茫西極天，劍門仙閣相鉤連。中有一人歌慎旃，茫鞋繭足窮其巔。咄哉妙手丹青傳，開緘忽起征塵烟。君別高堂十八年，總角未幾鬚眉髿。一朝相見魂黯然，悲喜交集情纏綿。君承嚴命守墓田，身歸故里心天邊。倏忽歲月更變遷，春風夜夜啼杜鵑。錦官城中愁不眠，蕭蕭白髮非從前。焉知終夕無懸懸，想君默坐如針氈。若柰倚閭深情牽，人生那得皆萬全。上書終古緹縈賢，薌圃嘗有句云：“上書終古愧緹縈。”竭力自得皇天憐。問君何日重遊川，爲君三復蘭陔篇。

顧汝修

京華勝友昔如雲，桐鄉朱君字端叔。風流倜儻稱人豪，三載瀛洲氣誼足。君萎萱花廢蓼

莪，長辭宦海臥嘉禾。廣陵握手重嘆息，癸酉秋，余晤端叔於維揚舟次。有弟益州悵蹉跎。弟曰藥房人大雅，拋兒雙髻垂垂者。早晚哀號望爺歸，四座聞之淚欲瀉。彈指韶華十六春，老我柴扉錦水濱。扣門客有青雲氣，乃是當年垂髫人。秦關蜀棧勢嶙峋，吳儂錯愕重逡巡。嗟君匹馬來何壯，一片蓮心切天倫。手挽鬚眉證此身，悲歡交集兩情伸。但得阿翁含笑看，回頭萬里失難辛。行將返櫂駕湖濤，又見畫圖巫峽真。細語北堂靈椿好，他年綵舞娛雙親。我披此圖悽欲絕，根觸墳簞舟中說。天涯白首憶羣仙，雨散煙消空勞結。

張 棟

屹岵重賡長短吟，捫參歷井苦相尋。八千里外艱難路，十九年來離別心。未必鬚眉還似昔，空交涕淚復沾今。慰親兩地情誰識，圖畫緣知意象深。

日落煙生遊子衣，遙瞻劍閣勢巍巍。盤江直上白雲渺，繞棧驚看紅葉飛。萬里辭親含淚別，一身念母冒霜歸。欲知孝子辛勤意，莫向圖中問是非。

楊 謙

河橋風雪不勝寒，省覲寧辭行路難。馬首蠶叢程萬里，天邊鳥道走千盤。趨庭未覺容顏改，秉燭還如夢寐看。回憶倚閭人在望，早馳尺素報平安。

錢伯壘

早歲輕乘入峽船，南冠羈滯到華顛。那知萬里尋花萼，卻爲青山住幾年。花萼，蜀山名。
萬峰迴合若連環，遠道寧親向此間。想得鵲啼猿嘯處，高堂爲爾一開顏。

程晉芳

倚船窗眺蛾眉雪，絕景何曾易得來。可奈思親逢急難，愁看落日下長堆。江隨峽束枝枝瘦，樹有鵲啼字字哀。此種畫圖難過眼，引人清淚墮瓊瑰。

賈朝宗

非慕蠶叢賦壯遊，庭闈眷戀不遑留。瀟湘煙雨夔巫月，盡惹征人陟岵愁。

先生用晦方蒙難，令子能文自克家。載酒草元頻問字，法言虛授愧侯芭。戊寅秋，藥房先生以讀書家法寄示。癸未適蜀，遂得請業左右。

鳶肩火色早騰飛，莫向西風淚漬衣。待得陳情螭陛後，板輿親奉白頭歸。

萬里萱庭輕絕裾，雲封巫峽少鴻書。展君定省西行卷，日斷巴渝子舍虛。家嚴慈亦寄蜀未歸。

方 藹

汝父罹憂患，于今十九年。弟兄何日聚，書札幾回傳。天道真難問，人情幸見憐。謂費、曹二公。只愁歸有信，彼此已華顛。

嗟爾思親切，渾忘蜀道難。捫參兼歷井，水宿更風餐。行橐愁空乏，征裘慎薄寒。慈幃憶游子，須早報平安。

總角遭離別，相逢已壯時。親懷悲復喜，家業問方知。婚嫁經營畢，去歲爲仲嘉授室，今春嫁侄女於維揚汪氏。門庭黽勉持。語翁休遠念，癡叔幸非癡。

陶澍

十八年來陟岵思，七千里外路逶遲。情殷定省三巴日，力盡馳驅九折時。至性共推心匪石，披圖猶有淚如絲。誦芬詠德貽型遠，忠孝門風凜在茲。

歸裝慰母圖題詠

阮元

三十七年，胥靡以鋪。非有愷弟，曷代兄辜。一解蜀棧雲寒，烏啼古木。非有孝子，曷省父獄。二解貧無丸熊，淚濕機杼。非有慈親，曷支門戶。三解行道揚名，稽古之力。非有文孫，曷彰先德。四解

梅曾亮

不忍兄罪弟代羈，子念父羈步省之。痛夫念子，有婦獨處傷伊威。省父安在？乃在蠶叢蜀道陰雲古木萬里天西垂。望夫夫竟來，三十七年少出而老歸。家人不識，聞者爲噓唏。嗚呼！孝子元逝矣，其有知而無知。弟友子孝婦義天所慈，侍郎起家光國儀。有圖掩淚披，有詩泣血題，使我展讀心神悲。嗚乎！孝義、獨行、列傳史所司，誰載筆者徵此詩。

黎吉雲

蜀棧詰屈行李艱，古木蓊鬱陰雲寒。騾綱替戾慘徒御，山禽格磔摧心肝。問客來何從？省父成都獄。代兄役胥靡，不見馬生角。問客去何適？慈親久睽隔。汲轡搯持勞，望遠血淚竭。柴門向夕鵲聲喜，踉蹌負擔兒歸矣。爲述園扉幸無恙，行奉金竿返鄉里。此畫流傳經幾時，繪出全家孝弟慈。艱危孤詣人莫知，真宰上訴天知之。吾師崛起金閨籍，中外勛名照金石。先芬扇發後嗣昌，天道方知無假借。願乞此圖摹萬本，以爲萬古倫常作標準。

覺羅崇恩

人生處順境，奇節末由見。古來大賢孝，恒值人倫變。我攬歸裝圖，廢卷發三嘆。卅年困胥靡，悌弟急兄難。故園田就荒，賢哉婦誠健。孝子奉慈命，萬里穿雲棧。疏食詎果腹，短衣不掩骭。手足盡胼胝，寒暑恒交戰。省父難久留，將母有餘戀。二老尚星霜，一身先露電。夫婦雖重聚，父子竟不面。奇節萃一門，金石不勝讚。千秋萬世名，同登孝義傳。

顧文彬

行李客身單，崎嶇蜀道難。躡風霜、萬里山川。幸是靈椿無恙在，歸報與，北堂萱。辛苦舊熊丸，流光卅七年。數更番、離合悲歡。便赴玉樓休抱恨，兒死別，父生還。調寄《南樓令》。

竹柏得真圖題詠

謹按：先曾祖仲嘉公自蜀省親歸，取左太冲“峭蒓青蔥間，竹柏得其真”詩意，屬蘭墅先

生圖之。自坐石上，襟懷高遠，可仰見矣。柘田，公別字也。之榛謹識

趙懷玉

萬里初歸蜀道難，一竿新理柘湖灘。竹堂栢閣風流遠，珍重還從此畫看。
倪家高閣米家船，五畝閒居五畝田。一別歲寒春又半，梅花零落雨和煙。

張人棟

高標玉樹與隋珠，信是南鄰也姓朱。西蜀省親馳匹馬，北堂奉母感巢烏。數年同席惟子女，一點閒情寄畫圖。笑我亦曾傳阿堵，海濤滾滾興全羣。

□□□□恣幽尋，脫帽單衣蔭茂林。皎皎當頭天際月，瑤瑤盈耳靜中琴。可知背俗非諧俗，一任長吟更短吟。試讀愚溪新句子，行間字裏盡兼金。

沈 燦

濯濯風前柳，何人不道君。胸藏充萬卷，筆陣掃千軍。至孝憐懷石，登山切望雲。子規吟自苦，蜀道險誰云。雞黍晨供母，琴樽夜樂羣。聞名欽李迪，覲面識劉殷。衡宇東西接，往還蚤暮勤。探花園並入，買醉酒微醺。示我傳神妙，不嫌衆謗信。長林看獨往，得趣想無垠。幽壑全高寄，清標謝俗氛。自慙衰病甚，琢句奈龍文。

張人標

朱君文采誰與倫，形貌昉麗神仙人。數年與之共晨夕，如坐春風如飲醇。文章崢嶸入平淡，詩篇卓闊兼清新。鹹酸與俗更殊好，几席璀璨羅古珍。澆胸素不藉清聖，問字日常多嘉賓。一從卜居南河曲，爐香茗椀同逡巡。春華妖艷疇不慕，底似竹柏饒清真。男兒未遂凌雲志，只合邱壑藏其身。會得此意畫此幅，方生妙筆能傳神。足底惟穿阮孚屐，頭上懶頂郭泰巾。尋詩獨往秋色裏，深淺妙句抽紛綸。霜幹拔地龍拏攫，雲峰插天鐵嶙峋。何來飛雨晴日灑，奔流千丈光粼粼。心謀耳謀得佳趣，一掃紛秩無纖塵。嗟余落拓過二十，長年善病空食貧。披圖大笑忽有得，行當隨君學隱淪。

望雲圖遺照題詠

朱爲弼、朱爲燮

嗚呼！此先大夫望雲圖遺照也。寫真者爲嘉興張君貢植。時乾隆癸卯之季秋。是年冬，先大夫將省先大父於西蜀，行有期而遭疾，遂於初冬廿八日捐館舍。其明年，求父友石門方蘭墅先生補圖。圖名“望雲”，從先大夫思親之志也。越三年丙午，先大父旋自蜀，骨肉重聚。先大夫不及見矣！言之痛心。此圖攜之京邸已三十年。道光甲午十月廿八日，率弟爲幹，子善旂、善驥，侄善鵬、善楹設奠，和淚謹記霜露之感逾五十載，敬告後嗣世守云。不孝男爲弼。

爲燮生僅八閱月，即遭先君子見背，鮮民之痛及今五十三稔矣。道光乙未春正七日，省視伯兄於淮濡漕節署。齋公餘鐙次樂聚天倫，緬述先德。翌日，恭展先君子望雲圖遺照，謹讀伯兄甲午年誌跋，語切攢心，淚垂沾膝，形容想像，痛何如也。男爲燮謹記。

月潭八景

茶院三十二世孫之榛編輯，三十三世孫景邁增補陳鴻壽書首，王學浩畫。

謹按：先世於南宋末由婺源遷休邑之月潭村。八景爲村之名勝。太高祖中翰公於康熙間遷浙桐鄉，曾懷舊居八景，每景各系五律一首，刻入新安先集。是圖爲伯祖侍郎公追念祖居，丐崑山王椒畦孝廉所作。題詞甚夥。謹錄中翰公八詩於首，以次諸公題句，而侍郎公詩列於末云。之榛謹識

余來浙江已二十餘載，回憶故鄉八景，時存心目，間各紀一律，不忘釣游之意。明儀。

春暮柳成陰，縉蠻弄好音。紅篩千縷日，黃落一鉤金。宛轉調簧舌，遲回正苦吟。携柑思古昔，起我故園心。柳隄鳴鶯

新霽高巒矗，神遊協壯心。峰迴松屈曲，嶺壓石嶇嶙。入畫情猶愜，扶筇興定深。何年重住此，結屋好鳴琴。松石晴嵐

童時遊釣處，烟雨一臺孤。勝地流風盡，高名絕世無。絲縉真愜意，簑笠信難圖。堪笑嚴灘叟，羊裘畏熱夫。釣臺烟雨

礮石立如門，山高飛瀑奔。深溪千尺漲，入夜萬尋喧。驚練瞥人目，吼雷昏海瞰。縱觀何快似，結契默忘言。石門瀑漲

秋月白于練，澄潭倍覺明。蟾蜍驚失脚，星漢倒懸泓。何日方移棹，此時擬弄笙。故鄉思浩浩，一葦倩誰迎。澄潭印月

兩山誇勝景，屏石立秋風。遠巘千般翠，深秋一抹紅。僧歸新雨後，鳥語夕陽中。更聽鐘聲度，怡情萬籟空。南屏疊翠

向晚西山眺，寒烟漠漠橫。犢驅紅蓼岸，童吹白銀笙。雁陣驚寒唳，風林落葉聲。畫圖如可入，頓令俗塵清。西山晚烟

銀峰何潔白，昨夜雪飛花。種玉千嵐合，凍雲一片遮。路迷牧子徑，門閉高人家。入目真堪賞，開圖望眼賒。玉峰積雪

阮元

平湖朱氏右甫之始祖諱瓌，居婺源，爲唐茶院官。傳十一世，諱興，遷休寧月潭。十四世諱汝賢，爲宋浙西常平提舉，五世同居，度宗賜“紫陽義居”榜以旌其閭。後遷丹陽桐鄉，至於平湖逮右甫三十世矣。月潭八景之目自我朝始。右甫述祖德而懷舊廬，屬崑山王孝廉分圖之，自繫以詩。元爲之序，且題之。

黃鳥何睍睍，楊柳何依依。未若紫陽山，脊令鳴且飛。柳隄鳴鶯
松石交清蒼，晴嵐浮暖翠。虛亭寂無人，此中有古意。松石晴嵐
苔磯新綠濕，隔溪烟雨暗。垂釣本忘機，清川向人澹。釣台烟雨
一夜風雨聲，聒耳何縱橫。曉來看飛瀑，石上春雷鳴。石門觀瀑
月出東南隅，澄潭影先得。疏林風定後，浮作淡黃色。澄潭印月
莫買鵝溪絹，畫作堂前屏。請看南山色，疊如螺髻青。南屏疊翠
晚山綠沉沉，平林烟漠漠。閒煞寺門秋，一杵殘鐘落。西山晚烟
空山多雨雪，尚有千年樹。詩人慕月潭，敝廬在何處。玉峰積雪

陳廷慶

雨餘濕柳色，風外驕鶯聲。當携斗酒聽，豈不懷友生。柳隄鳴鶯
 黃海幾臥游，空際翠濤落。石縫裂之而，晴天看龍躍。松石晴嵐
 雨霽烟自淡，烟霽雨正濛。忘筌臺上坐，只有羊裘翁。釣台烟雨
 紫陽劍削成，月潭鏡新鑄。欲捉玉蟾蜍，倒景水中見。澄潭印月
 玉龍蜿蜒來，千條爭一門。陡覺洗眼淨，所愁出山渾。石門瀑漲
 東籬見南山，山色常悠然。有時爛屏幃，疊髻青於煙。南屏疊翠
 致爽朝嵐佳，撲烟晚翠活。可要顛米顛，淡墨秋空抹。西山晚烟
 朗朗玉峰行，中有太古雪。誰家白戰豪，酒沃詩腸熱。玉峰積雪

鮑桂星

茶堂示我茶畦畫，畫出吾鄉仙境界。八幅烟雲白嶽分，一番刀剪并州快。君言先葉居海陽，五世雍睦同一堂。月潭奧區發靈淑，天光聖藻交輝煌。義門更啟善人室，寇至薪木不敢傷。自從三遷閱五世，流寓依棲於越地。客夢時牽藍水波，羈情暗繞蘿峰翠。如今匏繫燕山側，十載爲郎歸未得。八景休論雨舊新，一身莫定天南北。君言未竟我長吁，我歎君休魯與邾。廿年索米寒息壤，孤負六六青芙蕖。亦知人生等蜉寄，無奈關山惹鄉思。越禽代馬尚有情，何況吾徒在天地。安得與君歸去來，澄潭釣月登古臺。南屏西嶺披蒿菜，雨嵐晴雪相徘徊。撫松弄石聽瀑雷。更求鶯友酌綠醅，臨風泥飲三千杯。

程邦憲

幾日東風散柳葢，綠陰深處有鶯啼。好音占盡二三月，春色半歸長短隄。柳隄鳴鶯
 較量歌板畫樓西。江南舊恨無人會，草長花生夢總迷。

松石蒼然一望間，天風謾謾水潺潺。但能遠俗宜招隱，便欲偷閒此閉關。千尺虬龍雲際樹，六朝金粉夕陽山。隔林依約聞清響，樵唱不知何處還。松石晴嵐

斜風細雨暗河漣，自向荒臺理釣綸。愛結忘機鷗鷺侶，不妨貪飽鱖鱸春。王孫枉用悲年少，天子何由問故人。渺渺予懷寄簑笠，烟波無際一潛氓。釣台烟雨

乍疑天險鑿龍門，界道飛流雪浪噴。委玉千尋懸峭壁，跳珠萬斛擁雲根。湖山極目神先王，江海橫波氣已吞。誰話匡廬奇絕處，故鄉風景與重論。石門瀑漲

百頃風潭夜氣明，一匳圓鏡耀晶瑩。澄澄卯色天邊見，淡淡鵝黃絹上生。詩思有人涼似洗，虛懷若箇印同清。古時月並今時朗，八景還從此得名。澄潭印月

合沓峰迴勢暫停，丹岩碧嶂啓瓏玲。天如有意開生面，我愛當軒列畫屏。薄雨乍收林外暝，輕衫微颺酒邊青。祁門石照皆棲隱，似此林巒見幾經。南屏疊翠

遙岑翠靄接櫺櫓，一徑蒼茫暮色侵。雲意乍看浮滄滄，煙痕微覺沍沉沉。前溪渡遠纔通約，古寺鐘寒未出林。正有詩情降不得，莫教啼破竹間禽。西山晚煙

削玉千峰絕點埃，輞川畫筆爲重開。荒寒老屋支崖出，璀璨瓏樓寫照來。應有飛鴻留指爪，獨看孤鶴踏莓苔。磻邊鬱鬱蒼松樹，此是幽人手自栽。玉峰積雪

黃文暘

友聲求正急，小鳥解扶春。況我舊同里，與君新結鄰。予祖籍新安，南宋時自婺源遷歙之竦塘，近與右甫同客阮芸臺中丞署中。披圖心自遠，有柳態如人。斗酒期相共，此中無世塵。柳隄鳴鶯

松石雙清處，悠然念舊山。隱心無遠近，畫意入荆關。嘉樹絕時態，青峰終古閒。晴光照嵐翠，時有片雲還。松石晴嵐

片石留高座，來治獨繭絲。雨添青笠重，煙罨碧苔滋。水暖看魚上，風飄任柳欹。歸樵呼我起，高唱入蓬茨。釣台烟雨

門因招隱闢，終古少人來。飛瀑簾垂戶，晴川車走雷。險邀千派合，勢挾衆山頽。何處宜趺坐，蒲團此一隈。石門飛瀑

清氣此間得，氣精春亦秋。水天光一色，水月影雙浮。心照新磨鏡，潭空不繫舟。楞嚴開妙諦，眼觀思悠悠。澄潭印月

插天排翠障，萬樹響秋風。樵唱宜無路，雲歸只此中。崖迷幽草碧，峰轉夕陽紅。不盡蒼蒼意，偏教眼界空。南屏疊翠

落日看不盡，蒼茫暮色橫。影浮萬樹黑，勢合衆山平。樵認歸家路，漁傳隔浦聲。晚風愛飄拂，回首月初生。西山晚煙

高處寒偏迴，峰頭雪漸齊。入山人有約，策杖路休迷。雲凍壓茅屋，梅香尋舊谿。鬚眉清可照，最愛此幽棲。玉峰積雪

張鑑

寒綠盪微波，輕陰動高柳。好鳥鳴其間，春風扇已久。清江落花時，言念故園友。柳隄鳴鶯
石上兩蒼髯，吹之風泠泠。中有水窟巢，松花墮餘馱。安得結團茆，日夕鋤茯苓。松石晴嵐
愛此富春山，清湍映喬木。谿堆秋雨繁，水鳥嘯茅屋。垂竿頗未能，相期釣台宿。釣台煙雨
石梁青嶺嶄，秋瀑落寒翠。洗彼雙荷葉，岩花無算墜。山路愜幽期，知近清涼寺。石門觀瀑
團團古初月，照我空林端。擊之不盈祛，竟夕激潭寒。眈目望天末，露下衣裳單。澄潭印月
晴雲翳遠岑，疑畫丹郭濕。夢入南屏游，梵放鐘杵急。問訊山中人，濃嵐滴圓笠。南屏疊翠
水煙夕不起，懶雲向秋低。高士織簾篠，泊宅西谿西。風雨多古意，喔喔凌晨雞。西山晚煙
柴門對寒流，積雪皓已素。一吟幽蘭操，炊煙不知暮。僵臥空山中，寂寞芭蕉樹。玉峰積雪

屠倬

煙碧絲柳長，忽作漫天絮。江南春可憐，吾欲携柑去。柳隄鳴鶯
蒼官挺百尺，特立不可攀。問君一卷石，何似紫陽山。松石晴嵐
直鉤夫何傷，忘餌亦頗妙。東湖湖水深，曷不往垂釣。釣臺煙雨
壁立下清快，萬古風雷鳴。跳波一何驟，送我過箴聲。石門觀瀑
月本不照潭，潭自不隔月。人在水月間，俯仰澈毛髮。澄潭印月
寂寂彼南山，青眼若吾待。行雲幾往來，玉立終不改。南屏疊翠
西山在何許，漠漠蒼煙積。爽氣待朝來，僂爾風雨夕。西山晚煙
飛鴻一以振，未可戀邱樊。卻因玉峰瘦，留此雪泥痕。玉峰積雪

許 珩

春光遍矣，把滿腸詩思，這番呼起。跪地條青，粘天樹碧，調出好音如許。萬種閒愁無賴，訴向杏花風裏。携柑酒，去濃陰深處，洗箏琶耳。懸擬。算只有，十里揚州，繞郭生春水。的歷珠圓，丁東玉滑，啼過清明上巳。訂得歸期猶未，辜負金衣公子。誰堪伴，有近隄茅屋，燕泥新壘。柳隄鳴鶯，調寄《喜遷鶯》。

峨峨千尺老蒼鱗，似漢疑秦論。交合共緣溪石，風塵外、相對輪囷。何處遠山屏幃，黛眉螺髻橫陳。三間矮屋不須鄰，着個閒身。有時箕踞長松下，趁晴光、放眼嶙峋。那更容人來訪，此中是葛天民。松石晴嵐，調寄《風入松》。

正蒼茫、暝煙疏雨，前溪春水新漲。頽雲濕樹連天暗，唼喋游鱗初上。沿溪訪，有數尺莎臺，巧借虛岩障。閒情冷。況好携得長竿，拋將獨繭，搖曳錦桃浪。冥濛裏，驀地又增惆悵。天涯風景相望。故人西塞無消息，青箬綠簑無恙。還凝想。待傍蔣依蘆結個鷗鷺舫。釣綸纔放。便拍槳高歌，前村買醉，老作五湖長。釣台煙雨，調寄《摸魚子》。

壯哉天下奇觀，無端瀉向青山界。呂梁流沫，竟三千里，圖經虛載。如此飛流，直么魔耳，令人神駭。借王郎腕脈，龍之而力，盡寫出，聲澎湃。笑我生平好恠，挽洪濤，欲澆礪魄。朝來對爾，橫歎直欲，眼如箕大。秋水生時，倘容我至，舉頭天外。任揮毫石上，詞源傾倒，是朝宗派。石門瀑漲，調寄《水龍吟》。

海霧收餘，寒潭潦盡，印來，如許澄澈。心境雙清，不藉微雲點綴。爭比似、金鏡冰壺，總幻作、珠宮銀闕。癡絕。轉祝月如潭，更休教缺。行向潭邊月下。笑對影成三，空煩饒舌。天上人間，到此真難分別。恍解道、圓覺三生，儼證入、虛明一轍。方徹。問冰輪萬古，可曾消歇？澄潭印月，調寄《月華清》。

當窗一帶青難了，莫認是，山陰道。絕似錢王祠畔好。斜陽明滅，疏鐘斷續，摹就鄉園稿。看山饒眼應堪飽，勝地何人肯休早。料理南軒爲君掃。怎教負卻，丹崖碧嶂，荏苒風塵老。南屏疊翠，調寄《青玉案》。

夕陽沉，山氣紫。纔上茆檐，又結林梢裏。一抹依山橫不起。任着餘霞，散作澄江綺。遠峰平，春水瀾。古寺斜封，依約僧歸矣。道是停雲渾不是。白鳥衝開，杳杳凌波逝。西山晚煙，調寄《蘇幕遮》。

高樹凌兢，尖風栗烈，昨宵堆滿羣峰。柴關深閉，筠窗未啓，朝光晃漾簾櫳。擁衾眠正熟，夷然欲、問南陽臥龍。起來思賞，前溪山色，一片玉玲瓏。誰耐得、扁舟尋舊雨，更敲冰打槳，蕭瑟孤蓬。且偎鑪坐，閒斟綠醕，舉杯對素芙蓉。野梅花放未，也愁被、瓊瑤沍封。只般清味，先生那減桑苧翁。玉峰積雪，調寄《飛雪滿羣山》。

椒堂大弟繪祖居月潭八景於冊，紀以詩并敘，且附錄世系於左。方暇日，出以相視。謹案：文翰所藏譜自婺源始遷祖瓌公以下，第四世惟甫公，曰歙溪派；五世振公，曰蘆邨派；七世瓚公，曰臨溪派；與此冊一一脗合。翰與椒堂所同出也。其分自第八世奕公始，而自此以下，譜與此冊亦小有異者。臨溪府君凡四子，第二則奕公也，第四則透公也。透公第三子曰時公，始遷月潭，是爲月潭派。此譜所載也。冊載奕公生德公，又三傳至興公。自臨溪遷月潭，則與譜小異。意者還有先後，系有分合邪？難以遽詳矣。月潭府君第三子圻公，以南宋紹興辛酉遷歙環溪，元改環溪曰語邨，今仍其名。至翰計廿一世，聚族而居者垂七百年。憶昔里居，時值清明節，偕

族人司年者汎舟往臨溪展墓謁祠，又必經由月潭，亦展謁如禮。今忽觀此冊，風景宛然，不覺其心之怦怦然動也。詩云：“必恭敬止。”又云：“勿替引之。”翰與君家門第相望，譜系相聞，昭穆秩然，祠墓俱在。今復同官於朝，旬時過從，歡忻道舊，亦可知國恩祖澤，均非偶然。然則行己立身，允宜互相勸勉，用副古人“恭敬勿替”之義。他日解組歸田，相與游釣故鄉，諮訪耆舊，因以考譜系、擴見聞，又豈非人生之至樂哉！謹記於冊尾而系以贊曰：

脈脈浙水，悠悠漸江。名氏遞衍，畎畝相望。美矣邱壑，歸焉祖堂。先民之澤，源遠流長。嘉慶十有九年甲戌夏六月朔日，月潭廿二世孫杏城里人文翰。

謹案：時公始遷月潭，後嗣遷環溪，是為環溪派。滄湄所出之祖在益茂公遷月潭之前閭仙云。弼識。

嘉慶庚辰之春，休寧同族孝廉名鵬翼計偕來都，熟翫此冊，謂八景內惟“澄潭印月”與真景不相似。蓋月潭之水發源婺源山，西流而下。溪中有州，環抱如月，非僅一圓潭也。其餘風景俱相似。然當時余屬茅畦畫，但虛擬之，不求似，而竟似，奇矣！鵬翼字閭仙，為月潭府君廿二世孫。為弼識

為 弼

月潭舊有八景：曰月潭，曰石門，曰臨清閣，曰觀瀾亭，曰釣雪舟，曰平林小隱，曰星洲寺，曰顏公山。元儒趙東山沔為作記，並係以詩。至明季，萑蒲猝起，邨里為墟，八景亦湮廢過半。國初定為新八景，即今王荃畦孝廉所繪之圖是也。自題五律八首，廣徵題詠。

一鏡柳陰碧，蓬蓬太古春。深林黃鳥樂，小屋白鷗鄰。烟鎖易迷路，花飛不見人。何時携斗酒，來此謝紅塵。柳隄鳴鶯

捲幔快新霽，蒼然見遠山。老松飛翠靄，奇石壓柴關。長嘯和濤響，高情與鶴閒。茅亭吟望久，日夕不知還。松石晴嵐

煙雨高臺上，空濛理釣絲。谿流珠點急，山色墨花滋。何處歸颿重，伊人短笠欹。得魚沽美酒，歸坐小茅茨。釣台煙雨

巨石似門立，山頭飛雨來。懸將千匹練，迸作一川雷。古木凌風傑，陰雲帶濕頽。何如秋八月，濤湧曲江隈。石門瀑漲

潭仿月輪幽，潭秋月亦秋。沙鋪平野闊，樹接淡煙浮。對此雙明鏡，因之一泛舟。先人釣游處，對景思悠悠。澄潭印月

南山秋正好，錦石列屏風。人語晴煙外，亭閒夕照中。回崖分竹翠，老樹着苔紅。覓徑尋聲去，雲岩黛掃空。南屏疊翠

西山臨晚眺，峰斷白煙橫。邨落知何處，林梢入望平。暮樵歸谷口，古寺隔鐘聲。偶向西立，淙淙水暗生。西山晚煙

詩思沁人骨，門前積雪齊。萬山寒玉疊，一徑凍雲迷。把酒遲佳客，扁舟歸故谿。茆堂聞剝啄，驚起暮鴉棲。玉峰積雪

西 泠 話 別 圖

陳鴻壽書首，楊昌緒畫

謹按：《西泠話別》兩圖皆楊補帆昌緒所繪。時侍郎公館阮文達節幕，饒別諸君半為幕

中人，其餘後來補題也。之榛謹注

阮 元

一卷新圖好護持，送君應到鳳凰池。邀將金石論交契，付與湖山記別離。談遍五年書裏事，藏來七子集中詩。在余署內下榻，今去者端木子彝、陳雲伯、陳曼生、吳澹川、童萼君、邵東匯，并椒堂爲七子矣。飛騰頗願諸君去，但惱雲山寂寞時。

楊昌緒

我豈前身楊補之，先生索畫又催詩。長安此去春風早，再寫看花得意時。

郭 麐

制器能銘文能賦，當今作者紛無數。槩槩誰是大雅材，眼中之人庶一遇。眼中無如當湖朱，好古與世酸鹹殊。心靈所照蝌蚪活，意匠欲到龍蛇驅。湯盤孔鼎今餘幾，記載存之有至理。不然人自記姓名，此世何須結繩字。如君肯作薛尚功，學古以古爲心胸。偶然下筆自古色，何必佞屈人難通。我生事事皆流俗，文愛韓歐詩蘇陸。經談鄭孔恨太繁，字說商周苦難讀。見君雖晚聞君早，一昨相逢未知好。辟如入手古尊壘，滌器乃交酒家保。豈知君意殊相親，謂我小異尋常人。酒酣以往互握手，自厓而返能傷神。方今中朝古學重，幾輩天門一時羶。長眉廣額縱不屑，略作時粧已驚衆。送君行矣風滿窗，覩縷莫笑言多哢。旂常鐘鼎好相待，不識字筆猶如杠。

潘曾瑩

湖雲一碧湖煙膩，指點西湖舊遊地。西湖小別已經年，畫裏青衫半憔悴。春風曾傍讀書帷，載酒當年願未違。時芸臺丈督學浙中，君在署內。山色翠圍朝讀畫，燭花紅冷夜談詩。琅環福地披圖籍，金石心期文字癖。壯志俄揮祖逖鞭，離情更贈繞朝策。愁絕長亭酒一瓢，征魂此際黯然消。一聲風笛催人別，不管雲山太寂寥。峭帆忽掛斜陽路，柔艣匆匆渡江去。東風紅上杏花枝，春水綠平楊柳渡。軟紅塵裏一勾留，回首鄉園起暮愁。長安看盡春如海，只戀西湖一段秋。展卷疑游水雲裏，自寫閒情寄蘭芷。昨夢扁舟一棹歸，風鷗雲鷺多歡喜。西窗剪燭最相思，七子騷壇藉主持。謂子彝、雲伯諸君。遙知天末停雪處，同憶門前立雪時。

方廷珩

雪意含山山欲暝，別緒惺忪語難罄。一樽且復因君開，小舟搖向湖堤來。堤邊梅柳澹無色，似我留君留未得。君今橐筆游長安，萬言射策陳金鑾。十年績學恣搜討，三載公車催就道。悵我西湖舊寓人，與君交誼孚雷陳。提撕噓植情良厚，友誼師恩愧相負。忍對斜陽訴別離，酌君盃酒讀君詩。他年雁塔題名日，憶否湖干判袂時？

爲 弼

又是匆匆話別時，故人相勸酒盈卮。飛騰壯志鯤鵬遠，冷淡交情鷗鷺知。凝紫晚風初墮葉，半黃衰柳尚牽絲。生綃寫出離亭怨，更感多情楊補之。

原憲長貧可奈何，師門五載受恩多。傳經深愧通章句，摹古從教識隸科。直以爨焦邀獨

賞，每忘筇濫放高歌。掛瓢欲去頻回首，一路春風送綠波。

此身已悔誤虛名，枯菀誰能與命爭。但得一官酬祿養，歸棲三畝足平生。敝裘衝雪寒無奈，古劍飛花氣尚橫。去去不堪憶前度，當年猶擬表陳情。

靜對青山把別樽，行藏蹤跡試重論。知於何地袂還把，到及長安花正繁。依舊短檠繡白笈，恥彈長鋏事朱門。同岑愛我無他望，珍重臨歧索贈言。

西泠話別第二圖題詞

阮 元

我與郎官皆舊人，幾回雲水幾風塵。五年手種西湖柳，今日攀條綠最新。

楊昌緒

湖上青山憶故人，六年京洛夢游塵。分襟兩折西泠柳，昔日殘條今又新。

王 豫

節署相逢意氣真，揭來訪我到西津。眼前突兀見之子，海內風騷無此人。楊柳綠垂陶令宅，桃花紅近武陵春。京華仙侶如相憶，爲道飄零尚釣緡。謂秦小峴司寇，法時帆、吳山尊兩學士，吳棣華殿撰，程定甫、吳蔭華兩編修，鮑野雲孝廉。

陳廷慶

識君初自清風涇，未能脫略泥畦町。畏人瑟縮若處女，望雲樓上停雲停。與君再見東湖曲，塵尾雄譚謝羈束。三人醒看高陽徒，妬煞歌郎衣慘綠。一回相見一軒渠，得御龍門意漸舒。卞經三月仍懷壁，寶集聯珠慰倚閭。倚閭暉戴三春草，書幄有筆愁難掃。南翔同深銜恤悲，沅湘悔不投簪早。傾君辭藻本豪雄，口辯懸河腹笥充。橐筆螭頭纂會典，含香雞舌副司戎。曲江幾輩金閨彥，文章獻納麒麟殿。羣慝朱雲折角才，非徒張鷟青錢選。郎官氣已燭星雯，同列爭高武庫助。俄看南省鵷鸞侶，重狎西泠鷗鷺羣。西泠鷗鷺盟恬鷗，書巢詩境欣良覿。依舊當年翫麟懷，溫岐叉手枚飛檄。酒酣一淬玉鹿盧，鞭絲搖颺紅珊瑚。纔追韓孟聯吟鼎，遂乞荃熙補畫圖。前度驪歌畫鴻雪，方干楊炯兼張說。春明若憶西泠遊，玉壺春盃金尊凸。

高廷璨

離愁百斛濃於酒，綠遍西泠萬楊柳。才喜歸裝慰故人，輕瓢又挂東湖口。東湖西湖湖水清，同此一別難爲情。折柳罷唱落梅發，一聲長笛飛江城。炎風五月長安道，雲路如君致身早。出處冰心映玉壺，碧梧窗下推襟抱。願我村栖岫幌局，出山遠志慚小草。稜稜病骨砭有誰，不才依舊能潦倒。蒼生安石各如何，八方待施霖雨多。文章報國豈吾事，洗眼竹帛休蹉跎。蒜髮星星我老矣，一竿煙雨園漁簑。把君此圖情默默，贈君此言三太息。丈夫恥作兒女態，他年面目仍相識。渡頭記取柳毵毵，搓作新綿點客衫。婆娑樹底不忍去，功名莫說恒征南。

屈爲章

柳綿霏雪，作去聲陰晴時候，最難將息。湖上春痕湖裏水，併作一船愁色。倦燕身輕，殘鶯語冷，煙冒叢林碧。天涯人去，一鞭遙指山驛。憐我感慨無端，舊游如夢，俯仰成今昔。瘦沈才華詞句好，先是勞勞行役。謂沈二判官客邗上。壯志如君，戎曹足伴，不數天人策。嵐雲鬢鬢，驅風吹送帆疾。《百字令》一闋。

青衫舊跡卷題詞

嘉慶庚申，科試古學卷，兒子善旂裝成請題。時道光癸巳夏六月爲弼識。

此余庚申夏古學卷也。是年，學政爲吾師劉文恭公。是日，余經解、古學並試。公懸牌經解、古學並考，准繼燭。經解卷先交。古學屬稿初成，移至堂上，正欲燃燭謄寫。公查號到余案前，索看草稿，云：“此草甚清楚，不必謄清。明日我尚須起早，我屬幕中友人爲爾評閱可也。”余遂納卷而出。閱日，經解、古學招復，皆名列本學第一。只今已三十餘年矣。回憶師門誼重，今墓木拱矣！白首門下士僅存，而陸氏莊荒，未能仰報昔日知己之恩，能無慨然！此卷草稿到通署始補謄。字學似稍進，詩賦則荒疎已久。諦視之，若再應青衿試，須吞墨汁矣。爰誌數語，以博大雅題句。幕中友閱草稿者，揚州孝廉何君孫錦也。以此卷贈余首，吳江繆明經朗夫烜也。爲弼又識。

余之識拔茱堂也，在嘉慶元二年。此則四五年劉文恭同年繼余督學時試卷也。今尚書白楊作柱，而茱堂爲漕帥，又以疾告假居京師。白頭師弟，四十年文字因緣，金石交契，悵念無已。道光十六年六月朔，掣經老人識，時年七十有三。

道光庚子夏，門下士建卿學正奉其尊甫椒堂漕帥庚申科試古學卷求題。余與椒堂先生先後出朱文正、阮相國兩師之門。學問文章夙所畏慕，乃嚮用方殷，遽捐館舍，展閱遺迹，不勝愴然。建卿寶藏手澤，孝思可嘉，爰書數語而歸之。湯金釗。

椒堂同年於道光元年爲御史時，奏請毀部院無用文案。宗昉以二年二月擢禮部左侍郎。時部中燬積年鄉會試卷，適見壬戌中式硃墨卷，遂攜以歸。至道光辛卯，始裝成冊一、卷一。會椒堂令子建卿京兆鄉科出昉門下來謁，見之。癸巳夏，建卿以其尊人所存科試古學卷裝軸，乞題。夫人於幼年玩弄之物不忍棄置，必愛惜而藏棄之，況文字因緣，歷三四十年，而知己之感尤令人怦怦心動者，即烏得以荃蹄而忘之哉！今觀椒堂此軸，亦見結習相同，而前後試卷之燬不燬者，殆亦有數存乎其間。日後兩家子弟傳之，當必以爲佳話也。建卿將捧軸省親於通州節署，爰爲之記，書以歸之。李宗昉，

右同年朱椒堂倉帥爲諸生時應古學試卷也。自題其端曰“青衫舊跡”，並於中幅記其始末甚悉。誠以結習難忘，而當年與諸英俊角勝文場，獨出冠時之技，尤惓惓不忍釋於懷也。竊以大鈞幹運，四序代嬗，無時不新，亦無新不舊。光陰之速，幾於無可把玩，而偶有所感觸，輒復流連低徊而不能自己者，豈不以其迹哉！昔王逸少有云：“俯仰之間已爲陳迹，不能不以之興懷。”

而況疇昔得意之作，一旦復還舊觀，披閱之下，想見當時風檐落筆，驪珠獨探，卓越乎同儕，見稱於宗匠，忽忽如昨日事，而屈指追溯相去已三十餘年，能無感慨係之也！余以乙丑同榜之誼始識椒堂，而交最契。及庚辰改外，時椒堂方直諫垣；比再入春明，椒堂已佐京兆。今此來京，而椒堂遂秉節通潞，爲國家籌轉運、裕倉儲，受聖主知益隆且篤。余亦幸得供職京華，與椒堂時時促膝話舊，不似從前之僅作數月聚首而遽別去也。余爲諸生時，嘗一應古學試，其文無足取，亦不知向何處覆瓿。椒堂斯卷其光采熊熊，自有不容掩沒者。而令嗣建卿孝廉尤能世其家學，保護維持之。余以是深羨椒堂之貽穀方長，而不僅其文之足貴也。以椒堂之渥膺宸眷，譽望交孚，異日躋台衡，持鼎鉉，則今茲所爲秉節通潞、籌運倉儲者，不將又視爲舊迹耶？余故綜敘前後離合之由，書諸卷尾，以爲他日之券云。史譜。

漕帥朱椒堂同年學問經濟聲名振天下。及觀庚申科試卷，根柢盤深，質有其文，自爲秀才時已卓卓自立如此。朱子言，有好人材，須有好秀才。信哉！道光庚子，陳官俊。

此椒堂同年庚申試拔萃古學卷也。椒堂博學多聞，天才卓犖，尤究心金石文字，爲耑門名家。而立朝建事，侃侃觥觥，靖共正直，是以屢荷天慈，頻寄重任。而猶惓惓於矮屋前塵，亦可謂篤於師門矣。天不慙遺，仙龕遽返，良可悼嘆。而建卿世講能承先志，實此勿諉，從此手澤流傳，保世滋大，豈徒納卷都堂，競誇盛事已哉！葉紹本跋此余同年朱君椒堂庚申科試，並試拔萃古學卷也。學使爲山左劉文恭公。公相士步趨琅環，故多得才俊。余與椒堂受知琅環，是歲同在琅環浙撫幕。椒堂擁皋比，余與家曼生司筆札，朝夕相見，今四十餘年矣。今年夏間在京師相見於橫街邸第。冬春過邗上，兩見琅環師相，追話疇昔，往事如在目前。今閱此卷，更如白髮伶工追話開元天寶矣。是歲拔貢，文恭因不能決，卜之以枚，舉昌黎生。論者方之樂天之於徐凝、張祜。其實兩人之優劣不煩枚也。當日情事憶及，附誌之。余於文恭亦執弟子禮。因科試不錄，錄遺才入闈，獲雋稱師，例也。且其人品足師也。道光己亥十月，陳文述。

余嫺家茶堂漕帥爲諸生時已負重名，試於學使者，屢冠其曹。是卷乃庚申科試古學作也。試事顛末，公自誌已詳。時余方十歲，即聞此佳話。閱十九年，始識公於京師。一見輒青眼，謂座客曰：“此吾鄉人物也！”比選吉士，將假歸。公力止余行，且招留寓邸。時以詩賦就正，獲益良多。嗣是，疑相質，事相助，休戚相關，二十餘年如一日，蓋不待締姻始然焉。公之裝是卷也，以志知己之感。余於公知己爲何如！展卷根觸，不禁長言及之。余嘗三試古學，兩爲本學第二，一爲第一。然以視公之作，則瞠乎後爾。嗣君建卿問余在告，屬爲跋。時則公已墓有宿草矣。悲夫！徐士芬謹識。

右爲朱茶堂夫子庚申科試考卷也。嗣君建卿孝廉裝池成卷，屬慶題識於後。夫文字因緣成於寸晷，竹素陳迹珍逾尺圭。舉燭方就，仿給札於文園；擊鉢將成，擬煎茶於試院。文士以之興懷，達人於焉感舊。榮悴殊致，譚詠係之。蓋我夫子夙摘藻於鰲辰，久蜚聲於黌序。韻流刻楮，吟徹燒樺，折角冠軍，驚其儕偶，叉手超乘，賞自宗工。珠還溢於鴛湖，紙貴傳於鶴市。一時遇合，卅載於茲。昔明太倉王文肅公南宮首舉之故牘，至公孫煙客奉常得於老兵之手。吳梅村先生嘗跋之。今建卿藏皮此卷，其殆名德相望，好事收藏，非僅如趙璧楚弓徒供愛玩已也。夫子摩挲舊物，深感兩朝知遇之隆，兼述生平翰墨之緣。世德家聲胥於是乎在。貽以令名，彰新

詞於黃絹；葆其秀世，播舊業於青箱云爾。文慶。

椒堂年翁、家大人辛酉乙丑兩次同譜，此卷猶辛酉以前作，而古試膳真則總督倉場時補書。三十餘年成此完璧，可謂文苑中極雅極奇事矣。翁與大人同居京師，業等每從問字，訓誘詳切，如子侄，如生徒。既乃以舊藏《天發神讖碑》見賜，又檢金石佳拓若干種，手加跋識，付業兄弟校藏。方是時，後生學士欽慕翁之好古，常恨不能一瞻起居。孺子無知，特蒙教愛，亦何幸哉！翁今總督南漕，睽隔兩載，就正之念，乃益拳篤。展讀此卷，千里溯洄。己未八月，何紹業敬識。

余老而不文，顧念是卷前而椒翁遭遇之奇，後而建卿購獲之巧，文字因緣，箕裘餘澤，此中皆有天也。余既不獲見故人，幸見故人手澤，且喜故人之有後也。爰爲頌曰：

懿惟傑構，炳焉曜靈。河嶽之氣，奎壁之精。譬彼蘭芷，能不升庭。草稿獲賞，古所未經。老成雖往，尚有典型。寶此旌節，永照丹青。道光癸卯六月，金元恩。

張廷濟

重檢青衫舊墨痕，一條官燭正黃昏。籌糈劉晏貧如昔，剩有零文付子孫。

白首論交總似新，燕吳筆札兩情親。鄭公門下同登日，十七人今有幾人？嘉慶丁巳九秋，儀徵師按視科試事畢，集嘉湖兩郡門下士十七人，置酒論文於後堂慎獨齋，今四十三年矣。

邱 煌

錦標誰許集文壇，脫稿風簷墨未乾。白首猶縈知己感，從來覲面賞音難。建卿賢情屬題是卷，時已假裝告別，匆匆成廿八字。

宋翔鳳

緬昔春風裏，曾看殘月低。青衫留賦草，紅燭補官題。感遇情何極，飛騰命孰齊。九霄今俯瞰，擾擾下方迷。

沈 濤

濤受知於茶堂夫子在嘉慶四年，時年十一。吾師題濤《簞鐙圖》云：“頻遇賞音皆大賢，愧於期許最居先。”是也。此卷爲師次年試古學卷。是年，學使者劉文恭公，即濤座主。兩家恩地，一片荒莊。展卷三復，不覺淚痕之盈睫也。道光二十三年，受業沈濤。

跋尾後意有未盡復題一首。

旌節花開吉讖逢，青衫舊夢可憐蟲。先生後日衣拖紫，幾輩當年帛勒紅。一片荒莊枯樹賦，兩家恩地白楊風。人生若不逢知己，泣盡中郎爨下桐。

丁 晏

余嚮在都中，同鄉李芝齡宗伯檢得儀部舊牘，鄉會廷試各卷，裝池長軸，屬余題識。今又見椒堂先生昔爲青衿學子詩賦試卷黏合一編，屬草塗乙亦附存焉。先生與宗伯嘉慶壬戌同年，當時士大夫風尚如此，想見席帽離身不忘舊也。爰綴律句以志景行。同治四年，丁晏。

儒生況味歷酸鹹，鎖院森嚴立史監。天祿竹書猶在後，秀才蠶粥已非凡。風檐刻燭英詞吐，月旦傳衣錦字緘。袞袞諸公旌節擁，幾人記得著青衫。

陳希敬

一篇賦藁流傳久，三十餘年爲補書。千載藝林佳話在，兩行官燭鎖廳虛。直從旌節開花日，追念文場屬草初。想見槐庭人老健，更將筆力掣鯨魚。

世家公子珍先澤，不使殘編飽蝨魚。白首久悲知己沒，青衫重憶受恩初。即今作序求皇甫，誰更論文薦子虛。拂拭焦桐收鬣尾，愛才何似老尚書。調學使劉文恭公。

譚祖同

尚書舊卷留鴻爪，公子清聲有鳳毛。當日賦題佳識在，相期奕世樹旌旄。

黃爵滋

昔者從公游，燕台好風日。公時面未黎，我尚髮如漆。往事春花飄，遺編碎錦截。嘗招公看花分韻賦詩，今集帙之，惟存子年記中。長安見公子，雍然識所述。青衫舊文章，白頭新故實。落實指梅炎，名花兆旌節。既工文通擬，復擅放翁律。乃嘆知遇緣，即在尋常轍。世人淡忘之，所業遂不卒。高情薄天雲，舉酒爲公餞。

父慶源

英靈翰墨策奇勳，四十年前獨冠軍。一領青衫留舊迹，居然風味范希文。文苑儒林兩得之，文章從古寸心知。驪珠獨探驚儕輩，想見風檐得意時。槐蔭西園綠滿池，奪標往事費尋思。誰知旌節花開日，補寫鴛湖試院詩。傳經有子繼青箱，舊物摩挲尚寶藏。文字因緣知己感，宦成頭白總難忘。

吳榮光

六翮風痕，七襄雲影，卅五年前初地。翰墨英靈，篇章斷爛，驚人僅留斯紙。看他神仙冉冉，少年此飛去。思往事，慰孤寒、幾人開淚眼？快五色、場中奪標青紫。奈青紫磨人，更容易、鬢絲顚顚。一領青衫，問前程、是甚風味。羨宦成回首，聊作文章游戲。調寄《法曲獻仙音》。

陶樑

話青衫遇合舊因緣，歲月已駸駸。記驪珠探得，龍門躍後，文字銷沉。忽地重逢故我，把卷感尤深。流水高山外，誰是知音？我亦東華滯跡，慣譜簫月底，載酒花陰。自蓉城人遠，塵影黯瑤琴。對幾筆、淋漓墨瀋，想風簷、搔首費沉吟。空惆悵、卅年如夢，夢也難尋！調寄《八聲甘州》。

易佩紳

愛華年風味是青衫，舊夢苦難尋。記風簷矮處，萬人叢裏，獨自高吟。兩耳鍾期未塞，猶賞伯牙琴。也似梁公門第，桃李成陰。豈待文章華國，要幹旋天地，始報知音。讀新安先集，世澤本來深。竹石以其家傳《新安先集》見貽。椒堂先生所著尤富。看吾友、著鞭努力，俾家聲、祖德不銷沉。